

一定经费的保证，从此真正开始了我的科研工作。我们的科研成果陆续展现，仅在2003年的一年里就在重要期刊《德国应用化学》上发表了3篇文章，得到了同行广泛关注。我于2003年9月首次申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并成功地全票通过答辩，成为当时最年轻的获得者。我们课题组也不断发展壮大，在基础研究和高技术转化方面不断取得新成绩，步入了良性发展轨道。2007年底杰青基金结题答辩时被评为“优秀”，我本人也获得中央国家机关优秀青年称号、中国科学院优秀研究生导师奖、中国科学院-Bayer（拜耳）启动基金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GM（通用汽车）中国科技成就奖、中国化学会-BASF（巴斯夫）青年知识创新奖等。令我欣慰的是，我现有十余名学生活跃在教学科研和国防的一线，他们当中两

位已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厚德载物，善待他人，乐于奉献。在做好科研活动的同时，我积极参与社会服务工作。曾任中科院化学所团委书记，获得了中央国家机关“五四”红旗团委；之后兼任中科院团委副书记，为全院的青年人成材成长贡献了力量。在此过程中，以一颗宽容的心，更加学会了如何善待他人，尊重他人。2006年兼任中科院化学所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在工作中充分体会着对集体对社会多一些奉献，少计较个人得失就能多一份收获的乐趣。我于2008年初被推举为中科院化学所副所长、党委副书记，负责研究生工作和国内外学术交流，现兼任中国化学会秘书长。有大量繁重的社会工作，任重道远，在清华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校训指导下，给了我们永不松懈的动力。

“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 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

○王希勤（1986级电子）

1986年新生入学报到的时候第一次坐校车从南校门进入清华园，感觉校门很大，南北干道很宽，校园很深；迎新站的老生也特别多，好多人举着牌子和旗子围着校车喊系名，感觉很热闹，也很亲切。此后每年新生入学，只要有空我都会去迎新现场，那种感受至今还在。

入学后第一次了解到美国人为了培养亲美的中国精英而利用庚子赔款建了清

华，心中五味杂陈，我想，这恐怕是清华对我最有影响的教育了。而礼堂门口草坪南侧日晷座上的“行胜于言”和三教外墙上的“严谨、勤奋、求实、创新”当然对我的人生原则、做人处事方式影响也很大。但想起来，庚子赔款的历史背景赋予了更加厚重的内涵和强大的渗透力。

入学后和同学们关系处得很好，都是年轻人，几乎无所不谈。80年代学生生活

□ 值年园地

跟现在相比相对单调，至多有个随身听，没有电脑、没有手机、没有网络、没有游戏机，甚至一座宿舍楼只有一部固定电话，一层楼共享一台电视机。但是这更加有利于我们班上的同学一起游乐、学习。班级会组织一些集体的周末郊游、节日联欢、文体比赛，或者党团组织活动等。我担任过班长和班上的生活委员，主要是为同学们服务，平时组织一些活动，每个月给全班同学发放粮票和生活补助，因此跟全班同学联系的机会最多。

如果问问那个时代的校友，就知道大家最喜欢“卧谈”：宿舍熄灯后，同宿舍的同学神侃，有时候还有隔壁宿舍同学参加，话题无所不包，海阔天空，有争论、有调侃、有切磋、有宣泄。这种环境中大家彼此毫无保留，无所顾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宿舍文化。

寒暑假放假回家，互相之间还是喜欢多多联系，那时候没有电话和网络，要说时代特色当数“鸿雁传书”，彼此联系要通过书信来往。我每次假期都会收到不少信，大家交流假期回家后的体会，诉说思念之情，有时也借这种形式把过去一个学期发生的不愉快消除掉。现在时常拿出来翻看，时而沉默、时而微笑，这才是“青春的纪念册”啊。

很快就说到毕业了，我仍然记得本科毕业时，作为预备党员参加的一次组织生活的情况。当时，同学们面临毕业，毕业后的去向成了那次组织生活的主要话题。记得我当时讲了这么一段话，大意是：当年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劝谭嗣同一起去日本。谭嗣同说，没有人出走，将来就没有希望了；没有人留下，我们的君主怎么



王希勤学长近照

办呢？（“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天同学们分手，情况自然和当年戊戌变法绝然不同。但是，有去有留的道理却是一样的。我们中间相当一部分同学要到国外深造，将来很可能不会回来了。如果大家都这样，我们的国家怎么办呢？我愿意留在国内，做个坚定的留守者。这个国家总得有人来建设，有人愿意为此做出牺牲。我留在国内打基础，等到同学们学成了，国家也发展了，到时候你们回来条件要好得多。

20多年过去了，情况确实如我当年所说，我们的相当一部分同学留在了国外。真正在国内工作的只有一半左右。留在清华大学工作的电子系1986级本科毕业生只剩下包括我在内的两个人。国家的形势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过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都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我个人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虽然很微弱，但深感欣慰，因为我亲身参与了整个过程，为了这个国家、为了这个学校尽了自己的绵薄之力，兑现了自己当

年的诺言。随着国内环境的改善，我的同学频繁往来于中美之间，经常有见面的机会。他们的发展也非常令人高兴，相当一部分已经事业有成，正在考虑回国干点什么，为国家做一点事情。有些已经通过千人计划、百人计划等陆续回来了，或者带着资金和技术回国创业来了。他们对国家的贡献也一定会很大。

20年弹指一挥间。回想起来，当年组织生活会上的发言，虽然稚嫩，倒也成了我这么多年一直坚持的准则。或许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坚持，使得我能够在过去的20年中始终沿着一个方向努力，避免了太大的动荡和起伏，也躲过了太多的诱惑和陷阱，算是一种幸运吧。

我与清华园

○吴欢（1986级汽车）



2008年2月与儿子吴驿尘（左）返校留念

今年是百年校庆，回想20年前我们六字班毕业时，刚好是80周年校庆，赶在了点上就难免沾些光，不管是否真有人羡慕，自己想起来总不免有些得意！

我属上海考生，那一年高考改革：先自己估分，再填报志愿，这无意间成全了我后来的清华梦。那时我对院校专业还没概念，但发现了汽车工程专业之后，其他的神马都化为了浮云。我鬼迷心窍地投奔了汽车工程（冲动是魔鬼，偶尔也会碰上一回心善的魔鬼！），第一志愿就报了清华汽车系。至今也未必能说明白是什么让

我如此坚决，不过想想——首都北京、最知名学府、有机会开车的专业、北方的豪情——还有比这更美的梦吗？！

等录取通知的日子很平静，也在另一种平静中结束——那天下午骑车回家，帮一老者追两小伙，抓他们的车时失去平衡狠狠地摔在路上，右侧大腿、肩膀、胳膊肘磨得不轻，只好蔫蔫去了医院。晚上我妈下班回家，我一开门只露左半边，接过来的竟然是清华的录取通知书，而且就是汽车系。乌拉！实乃一心所属、摔得又沉，心“诚”所致也。

带着刚结痂的半边伤，来到清华园一号楼343室安营扎寨，一切都很新鲜，在这里我结下了青年时代最深厚的友谊，也和自行车结下了缘。在清华没有自行车可真不行，开学不久我就以五十大洋购老坦克一辆。日后虽故障不断，却也是自家麾下宝马，立下“汗车”功劳——上下课、晚自习、游北京、爬香山、览密云黑龙潭……可能是架不住超强度劳作，没有补充保养，终于在第三年暑假回来时发现它